



当下的相恋，是无法应验过去，也无法确保未来。但她不愿意承认，这只是及时行乐。

妖烧记

当下只有孤岛

文 | 于是 图 | 资料

老朋友的餐馆开张了，老板——也就是他所谓的死党——决定投身新行业，再也不在上海边缘城镇玩弄餐饮业了。这些天来，他倒也苦心寻觅，很快联络到多年前结交的另一个朋友，时任另一家新餐厅的主厨，他便把老餐馆里时常聚首的那堆酒肉朋友都叫过去，明显的，是想把新餐厅当做新据点。

这群人，她在一旁观看着，要么是离婚后的单身，要么是孤身在上海，老婆在千里之外，总之，就是一群不想独自吃饭、也没能力独自开伙的死男人。现在，她也时常加入这一桌，由不同的职业和性格拼凑起来的流水席，她的身份当然是他的新女友。这些人，在她眼里，都不像是地道的朋友。他们都是漂泊不定的。身在其中的他也一定是了。

虽然有分享，但不说私房话；虽然来回坐庄请客，但对彼此身家一无所知；虽然有共同认识的朋友，但也都是酒肉朋友。她想，这和她身边多年来的死党构成有着天壤之别。她是典型的上海乖乖女，所有的朋友都是知根知底的，别说身家，就连枕边人的习惯也能当话题的。

所以，她觉得他是那种不能轻易相信的人。从头到尾，她都抱着一种试探的心态，也十分收敛，不暴露自己的真性情。见识男友的朋友圈，最能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朋友圈的纯男属性，是否反证了他小心翼翼地让她避开他的另一层交友圈？怎么可能，他总是和男人吃饭，不和女人做朋友？是怕她多疑，还是真的没有女性朋友，只有勾搭过的暧昧对象或床伴或前女友或新鲜备选？

不再是能知根知底的恋爱了吧。人们怀念初恋，或许，无非，只是因为那种透明度。事到如今，每个人的历史都长得含糊，过往所夹杂的人事物事都似有若无，再怎么相恋，都只能是当下的相恋。当下的相恋，是无法应验过去，也无法确保未来。但她不愿意承认，这只是及时行乐。所以咯，在今晚的餐桌上，她看着这群和她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人插科打诨，颓废地想到，也许对爱和爱人的定义是需要改写了。据点是可以有的，陪伴也是不缺的，现代人无需强迫自己忍受孤独。除此之外，若还有爱，那就是据点之外的孤岛，他和她，在一起，单单两个人，别无其它干扰，在偌大的城市里的一个家里熟悉对方的陪伴。

工心记

情人节的痛感

文 | 薛舒 图 | 资料

情人节快到了，乔芮内心的恐惧感也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。乔芮怕2月14这一日，怕上班时不断被快递打扰。快递员站在办公室门口扯着嗓子喊：“陈丽，玫瑰花一束，陈丽在不在？”；“张小艺，比利时巧克力，请签收。”……

女同事们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蝴蝶般飞向快递，然后抱着一捧艳红玫瑰或者蓝色妖姬喜滋滋回到自己座位，一边大呼小叫着：这个傻瓜，买这么多，办公室里又没有花瓶插……或者当场打开巧克力盒子，一脸幸福地分给大家，巧克力吃进别人嘴里，甜在自己心里。更有甚者，抱着快递送来的盒子，一边煞有介事地嘀咕着：这是什么呀？一边在众目睽睽之下拆开包装，然后捂嘴惊叫。大伙儿一拥而上，奥地利水晶项链或者最新款iPhone5

便赤裸裸地映入人们眼帘，于是，办公室里发出一阵集体惊叫：哇！哇！哇！

乔芮分食着别人的巧克力，挤在人群中“哇哇”惊叫，心却痛痛的，因为，快递没有一次会喊她的名字。

乔芮有男朋友，在天津念博士，只要不是情人节，乔芮挺为男朋友骄傲的。可是才华横溢的博士却囊中羞涩，去年情人节只发了一条短信给乔芮：芮芮，你是我永远的爱……乔芮的手机在她怀里幸福地颤抖，可她总不能捂嘴惊叫，然后把博士发来的酸话念给大家听吧？公司所有部门中，就数行政办公室女性多。女人们一边和谐相处，一边暗暗比拼，比工作，比老公，比男朋友，比相貌衣着包包……情人节，自然是比拼的重大日子。

这个情人节终于来了，早上乔芮去上

班，见大街对面那月花店已开门，犹豫了一下，过街走去。乔芮第一次对快递的打扰有了期盼，可是奇怪，九点，十点，十点半，快十一点了，快递怎么一次都没来？

十二点一到，大家都出去吃午饭了，乔芮磨蹭到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。在电梯里，乔芮听见两位外部门男同事在闲聊：前几年的情人节，都没法上班，老板吸取了教训，早上一来就命令保安，快递不准进大楼，东西放在后门门卫，收件人自己去领……

乔芮在大楼后门的门卫室里看见了那束她亲自挑选的红玫瑰，挤在一大堆灰尘蓬勃的纸盒和塑料袋中，蔫蔫的，一副落魄女子的倒霉样。

乔芮只觉心脏一揪，情人节特有的痛感再一次袭来。



女同事们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蝴蝶般飞向快递，然后抱着一捧艳红玫瑰或者一束蓝色妖姬喜滋滋回到自己座位。



第一次穿越扫墓时，他就开始逐渐了解着家族的历史，从祖上在宁波做小生意的日子开始，辗转来到了大上海。

乐活记

穿越时空扫墓的少年

文 | 非英雄面包大人 图 | 资料

2883年4月5日，莫君如同往常一样享受着惬意的春眠，墙上的闹钟不识时务地奏出了德彪西的《棕发少女》，整个墙体顿时变得通透，阳光洒满房间，伴着小鸟的欢歌和潺潺的溪水声，想要有起床气氛都十分困难。

莫君来到了镜子前，一张嘴，刷牙机器人进行了面部识别，迅速找到了口腔的位置开始工作，同时镜子里把中国足球队进军宇宙杯的全息新闻启动播放。洗漱完毕后，莫君按了一下镜面，将时间调到1983年3月17日，待办事项里“清明节穿越扫墓”的黄色图标开始闪烁，屋内的墙体发生变化，他闭上眼睛，等待穿越。

“啊有撒坏额棕绷修伐？啊有撒坏额藤绷修伐？”1983年的上海，莫君显然有些陌生。2863年出生的他早就习惯了全智能的生活方式，来到了这个还在用

马桶和痰盂的年代显然有些不适应。虽然穿越扫墓已经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扫墓形式，但是每年只能去一天的设定依然让许多人意犹未尽，而且在穿越扫墓时，别人看不到你，不能与过去的人交流也是保护历史的重要手段。

定位装置落在了外滩边上的一幢新式石库门建筑里，莫君悠闲地走着，第一次穿越扫墓时，他就开始逐渐了解着家族的历史，从祖上在宁波做小生意的日子开始，辗转来到了大上海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已经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跑了出来，脑内晶片显示他是莫君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——莫不言。看着祖先少不更事的模样，他露出了洁白的微笑。

长辈们都愿意去较近的时空珍惜下亲人最后时光，年轻人则更把穿越

扫墓当做是一次旅行，只要是有着家族DNA的记载，就能穿越去任何时空。莫君的同学甚至找到了三国时期赵云小舅子的二叔的表妹是他亲戚。本来这次未婚妻朱朱也想和莫君一起来穿越扫墓，只因扫墓前两人因为房子买在月球还是火星起了矛盾，便想各自冷静一段时间。

莫不言被他爸爸抱进了屋子，门口忽然进来两个穿着蓝色劳动布的男女，莫君闲着无聊就继续让晶片算下他们的DNA和自己是什么关系。得出的结论是莫不言妈妈的舅舅的儿子和老婆。等等，莫君发现了一组数据很眼熟，在继续让晶片匹配相关人物时，莫君惊呆了，朱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列表里，未婚妻朱朱竟是自己的远方亲戚！

1983年3月17日，人民广场空荡得让莫君感到窒息。